



郭良蕙
文物散文集

青花青

紫禁城出版社

卷之四

西北

卷之四

郭良蕙
文物散文集

青花青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花青 / 郭良蕙著.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12

(郭良蕙文物散文集)

ISBN 978-7-5134-0072-5

I. ①青… II. ①郭…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8383 号

青花青

作 者: 郭良蕙

责任编辑: 方 妍

封扉设计: 赵 谦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16 010-85007808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ugongwenhua@yahoo.cn

制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16 787×1092mm

14.75 印张 1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072-5

定 价: 28.00 元

目录

1980~1989 年

金碗缘	3
沙漠晚霞赏钧窑	12
色彩缤纷蒜头瓶	17
天赐宋瓷	22
看定窑	29
平安壬戌年	34
我爱磁州	37
磁州我爱	41
沉默的伙伴——骆驼	48
浓妆淡抹的粉彩	52
汉绿釉的热潮	57
真假辨分明	62
吾爱吾枕	67

唐人爱马	72
红鱼游	78
黄帝——皇帝	85
唐代之女	91
三彩箱的命运	97
清官窑双展	103
拍卖的特别节目	109
最现代的原始	115
枕的联想	121
青花青	127
元青花的光辉	135
农历七月和香炉	141
得失之间五彩罐	148
选美和审美	154
官窑观	159
绿瓶缘	164

1990~1999 年

一色釉的金釉	171
胖姑娘·瘦姑娘	175
名牌与名瓷	180
瓷器的鱼	183

2000 年～

千禧赏磁州	189
寥寥宋官	192
兴衰法华	196
过渡时期出口瓷	200
造化	204
变化万千的绞胎	207
康熙彩	210
炉钧窑	214
一叶未秋	218
新瓷·旧念	222
编后记	226

1980 ~ 1989 年

朝夕和古物相处，算是和古人交通，在繁嚣杂乱的都市里，自能保持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

金碗缘

在这里我所谈的不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著作“金碗”（The Golden Bowl），也不是一般银楼铸制的金碗，而是雍正官窑——帝王的餐具。

将这个里外成为一气的金釉碗放在面前，乍眼一看倒真像是纯金铸制的，绝对想不到是一件瓷器。至少我过去从没有看见过，不论在博物院，还是在任何陶瓷书籍上。余学也晚，自一九七二年才开始研究中国陶瓷。用研究二字似乎言之过重了，当时那种混沌未凿的情形一如盲人骑瞎马，在迷茫中摸索，从经验中得到教训，人云亦云，凭空闯荡，买错过多少东西，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产生茅塞顿开的感觉，其中漫长的六年过程可以算是我的黑暗时期。

但是在黑暗里竟然也有一个熠熠发光的物体，那便是高 7.5 厘米、口径 17.2 厘米的“大清雍正年制”金碗了。

我第一次看见金碗是在朋友 D 家里。D 是位很有声望也很有性格的建筑名家，过去我们也常来往，不过从来没有谈起过陶瓷，因为我们见面时的话题很多，直到我开始摸索了一年以后，他才知道我喜爱陶瓷，我也才

知道他收藏陶瓷。

回顾一九七二年，好像全世界都一片繁荣。台湾的贸易也正值好景，利台划支出一笔很大的财力举办最佳服装竞赛，担任评审委员的几位，经常保持联络，也就勤于走动。某次聚餐时，我忽然发现其中有一位民艺收藏家，当下交谈投契，便立刻将我导至中华商场三楼，兴奋和新奇的心情真如同武陵渔人走进桃花源一般，并且深深懊悔为什么早不知道台北市竟然还有这种乐园？于是这一逛就搜罗了不少瓶瓶罐罐和各种木雕，装了一车，满载而归。此后我便成为中华商场的常客。

服装竞赛初选阶段，到中部和南部担任评审工作，百忙中也非抽空寻找古董店不可。我的兴趣很广泛，又没有人指点，店家怎么说就怎么听，认为只要古老就行。像游泳的新手仅在岸边玩玩水，不敢涉及远处一样，最初我也不敢问津陶瓷，我知道陶瓷是门深奥的学问，而且所费不貲，虽然我也下手一些瓶罐，那都是民间粗品，只凭直觉取其釉色或形态。如果让收藏家看那类粗品，就等于赛车者对孩童的玩具汽车一样不屑一顾，而它们在我摸索的过程中确实也曾带给我许多快乐和满足；甚至日后我进一步去香港的荷里活道寻找，也曾专为青瓷（Celadon）独自远征菲律宾，虽然战果稀寥，只带回来三两件有修理却不知何谓修理的货色。

喜爱山地雕刻，也凭自己的直觉，尤其是人像，表现出原始的单纯和力量。可惜我的道行不够，分不出披着长袍的吕仙竟是冒牌小鬼，经过几个专家指明和取笑，才明白那些木雕都是晚期仿造的，失望之余，生平弃假求真的固执性格立刻将那些赝品打入冷宫。

自然在我初期搜购的什物之中也有古老的真，但此真非那真，以“真的不一定好，好的一定要真”的原则下，仅仅古老也不足取。地上千万年

的石头俯拾即是，那只代表地球的历史，并不代表人类的艺术。所谓艺术即美，即有创造性，如果古物只有年代，而缺少美和创意，也就失去收藏的价值了。

如同恋爱进展到婚姻一样，受各种现实的磨损而逐渐失去新鲜感；喜好一旦成为工作以后，所产生的压力也会减削原有的兴趣。写作是我的工作，习惯性的、责任性的、经济性的，于是不能不执笔，而执笔的过程是孤独的、冗长的、沉闷的；尤其写小说，全凭构想，劳神费思，绝不是愉快的事。而收集古艺品则不同了，可以孤独也可以群集，可以静止也可以流动，过程中充满希望和喜悦，尤其寻找到自己心爱之物，兴奋和安慰无以名状，难怪沿来已久的“古玩”和“玩家”等名称都着重在一“玩”字，俗虽俗了点，却十分切题，盖真正在玩，真正好玩，而且真正有玩的乐趣也。

过去常有人问起我的娱乐是什么，我听了总会讷讷不知以对，因为我实在谈不到有娱乐，我不爱方城游戏，也不是影迷，早已不运动打球了，夜总会也早绝迹。这岂非最好的娱乐吗？近几年我竟然成为玩古玩的玩家。

玩物丧志。然乎？想想看也不然，志即在玩，玩即新的志向，无时无刻不在寻寻觅觅、查查看看，书架上增添许多前所未有的参考资料，文图并茂的著作印刷精美，内容丰富，唯一的遗憾是研究中国艺术产品的很多是外国专家。

话转回头，在一次聚会中，无意间我和 D 谈论起几年来努力的另一目标，由 D 的渊博和深厚，忽然想到他可能有收藏，一问，果然料中；大凡热衷古艺品的人都有戴月披星和废寝忘食的振作精神，当下便驱车前往他的寓所拜观了。

D的寓所像他的性格一样具有独特作风，每个角落都是艺术，每一点滴都具匠心；气氛至佳固然值得赞许，只是像展示室似的缺乏生活上的便利。虽然我也多少受他的影响尽量摈弃什物，力求简化陈设，但我却没有办法学他那样喝茶即随时烧水，连暖水瓶也不用，以免不够美观的暖水瓶破坏了室内添一物则多的画面。D的真挚雄厚的太太倒是和他合作无间，能烧一手好菜又能使厨房保持毫无油垢的现代化。比较起来我真是世界上最乱的人了，偏偏还大言不惭地自诩乱而有序，随手能够找到需要的东西。

D从内室的壁橱里把大大小小的方匣取出来，有弘治甜白盘，有万历青花碗，有永乐冬青杯。置身于有眼无珠的一九七三年阶段，我的程度还在幼稚园大班，白盘太单调，大明弘治年制又写得歪歪扭扭；大明万历年制的青花番莲还很细致；永乐年制的冬青杯刻有暗花；我茫然无知地端详着，分不出是真是假。

D其实也分不出真假，不过他都认为是真的。真假对他并不重要，他选购时完全以自己的艺术观点为凭，同时他告诉我一一的来历和购买时的高昂价格。我挑选了那对万历青花浅碗，他没有拒绝；我议价，他也没有坚持。

我之所以挑选万历碗，并非我特别喜爱，而是因为他一直赞美绝妙的碗形和图案的灵巧；尤其他强调当年共有三个，一个赠送给知名之士某君，以后他曾问起过那个碗，某君回答说已收藏在银行保险箱里，由此证明这对碗的价值。听了他的故事，我便对它们的真正年代深信不疑。

将细致的万历浅碗捧回家以后，我曾经邀请C教授过目，C教授热爱古物有年，其阅历和见闻遥遥领先。C教授将釉、胎、底、款仔细查看了一番，才赞不绝口，嘱咐我妥为珍藏。于是我更加安慰和安心，毕竟我也有

宝物了。

人很容易满意，却很不容易满足，将那对青花浅碗据为己有就够了吗？才怪，这不过是个开始。我记起 D 的甜白盘和冬青杯，D 对我像是矿源，说不定他还有别的好东西呢！

一个电话，我又造访 D 家。

这次 D 又取出宣德青花碗、成化五彩坛，名目太大，反而令我犹豫踌躇。行话有句“开门见山”，即一目了然之意。虽然我才疏学浅，但是百分之百的真和百分之百的假仍然逃不过我的判断直觉。

趁我兴犹未尽之际，D 像是想起来什么，然后对我说：“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罢他便又向内室走去。

我眼巴巴地等待着，如同幼稚园的小朋友乖乖等待吃糖果。直到他再度出现，手里有一个很旧很旧的锦盒。

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这个只给你看看，不卖的。”

他含笑，却不是逗我。

我紧紧注视着旧盒上的两个牙骨雕签被他拨开，我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他拿出的就是我在本文提及的金碗。

乍一看，真像千足纯金，却比纯金含蓄而深厚，并且具有一种凛人的高贵感。碗的体积有限，却又无限，像一座巨殿，帝王的金殿，宁静地、肃穆地，稳稳重重屹立在我眼前。

我慢慢伸出双手，翻开金碗的底足。根据我的常识雍正即位的时间不久，共十三年（1723～1735 年），因此雍正款比康熙和乾隆的稀有得多。

我怔怔然，被金碗震慑住。

D 向我谈叙金碗的来龙去脉，动乱的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发现的。而 D 的话我有一半没有听进去。

我希望金碗属于我。

我问 D 金碗的价格。

D 笑笑，不肯开价，他说他说过只给我看看而已。

虽然我们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但 D 的性格比我还要执拗，一旦下了决心，很难听从别人的意见。我自认为口才不错，但说来说去，无论怎么说都不能使他产生割爱之念。

不过我并没有空入宝山，那次 D 让给我 4 幅李方膺的梅花，画和诗俱佳，但是我仍然不能忘怀金碗。

生平的缺点，偶尔也是优点：只要我立志去做什么，必定全力以赴。我很希望 D 肯割爱他的金碗，却不知从何下手。急不得。只要你开始喜爱古艺术品以后，便不自觉地训练出定力和耐性，有时需要的耐性比撰写长篇小说还要多。锲而不舍，才会有志竟成。

此后每次和 D 见面，准要提起金碗。每次到 D 家去，准要请求他一睹金碗。D 被我搅得无可奈何，以半开玩笑的语气表示懊悔，早知如此，绝不亮相，以免自找麻烦。

终于非卖品从无价演进成有价了，在我不断地疲劳追问下，D 说出一个数目。那是一个故意刁难我的数目，足有吓阻作用，尽管我能够勉强负担，但我也不愿孤注一掷。

我冷却了好一段时间，这并不表示我已对金碗忘怀，而是望尘莫及。我曾经遍走世界各地的博物院，遍查各处的参考书，遍往各地的拍卖所；

历代的宝物可真多，只是没有发现一件像金碗那样的官窑金釉器皿。

辛勤的努力使我步步跃升，由幼稚园进而小学、中学；知识的堆积治愈了我的盲症，竟然到达了豁然开朗的境界。我发现过去造成了许多错误，包括 D 让给我的那对万历青花浅碗。虽然曾经沧海，但我仍然没有减低对于金碗的喜爱。

这几年我已不再积极，不过我从未放弃和 D 的谈判，甚至我把我的朋友李艾琛教授，带到 D 家去。李氏是一位对陶瓷很有研究的专家，擅长鉴定明清官窑。李氏肯定金碗确系雍正官窑，不过他对金碗的喜爱远不及我强烈，尤其见我屡次求之不得而并不心灰意懒地根绝此念，深深不以为然；他认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何必一味执著？他更将最名贵的粉彩乾隆官窑蒜头瓶赠送给我玩赏，而我那种“难为水”和“不是云”的心情仍然无法改变。我问李氏研究陶瓷近三十年，可曾看见过一色金釉？李氏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稍顿他又记忆起来，十多年以前，伦敦曾经拍卖出一个金釉方碗，系大明嘉靖年制，当时的售价相等一件宣德。经过如此较量之后，李氏才只好认定金碗的价值，但他对它仍然淡然视之。兴趣各异，李氏连嘉靖的金釉方碗也不喜爱，他喜爱鲜艳的明彩和繁复的粉彩。

一年又一年，我的心愿从未放弃。时至一九七八年初，我掌握住一次聊天的机会，很诚恳地对 D 说：已经五年了，即使追求一个女朋友，也会有个结果，何况一个金碗？我买金碗是爱金碗，绝非为了谋利，不相信，他还可以再买回去，一年之内买回原价，超过一年则重新议价；货币不断在贬值，得以黄金价格计算之。这样既公平又合理。

D 可能被我的诚意打动，也可能不认为我会接受；这次他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字，这个数字比过去减少一点，但也不是其他人——包括李氏所愿

意付出的。而我毫不犹豫，第二天便把一张银行本票呈现在 D 面前。

D 先一怔，然后呵呵笑了，他告诉我他说着好玩的，并不准备履约。

幸而 D 的太太言而有信，当我向她诉苦时，她问 D 可曾允诺过我？D 只好承认，她说既已允诺就应该遵行。D 无奈地抖着手中的那张本票表示，一个金碗还不够买一部汽车。

买部普通的汽车够了。不久 D 便换了车。而我一心一意要买金碗，却没有打算换掉我的常常抛锚的老爷车。

王尔德的名言：“人生两大悲剧：希望达到的和希望达不到的。”通常可以应用在任何事件上，只是并不包括金碗，如果金碗到手以后被我打入冷宫，才是以喜剧启幕而以悲剧收场；相反的，喜剧继续在不停上演。

像 D 的心情一样，我既已担任金碗的主人，一方面怀着深藏不露的心情不愿示人；另一方面又忍不住供诸知音。不过我选择的知音仅三五位而已。

这三五位同好都和我当年相似，而 D 当年的地位已由我代替；同好知道是非卖品以后便却步了，有一位还以长线钓鱼法提醒我：“等你玩腻了再说吧！”

我未置可否，仅答之以 D 式的微笑。五年等待中，曾慎重和冷静地考虑过多少次，自然不会赋于一时。

另外一位同好则以守为攻，态度之积极比我对 D 尤甚，竟以银弹攻势，笑容可掬地提来一旅行包现钞，力求我让贤。当时李教授也在座，竭力怂恿我，而我面不改色，婉谢不已。事后李氏认为我过分固执，如果换上别人，迎财神还唯恐不及，只有我推出门去。一般而言，李氏也有他的道理，用那笔可观的代价去搜购其他官窑，可以拥有一件宣德或永乐。